

夜晚的遠足

密斯特丘（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學生）

路開始變窄了起來，開始上山了，隊伍從三三兩兩的並排很自然地走成了一列，有些談話也被迫告一段落。這時的階梯旁還有欄杆和路燈，雖然才剛剛開始，每個人的腳步在昏黃的街燈下都顯得異常沉重。

這是何奈加入學校旅行團的第二年，但其實說起來每年學校組織的活動可都是一樣的，同樣的時間，同樣的地點，只是組織的人每年會更換一次，所以，作為校園旅行團的基本會員，有效期為一年。可是何奈卻是不假思索地對著這些新面孔又填了申請表，加入了新一屆的校旅行團，他只是想參加這個活動罷了。交表的時候，他看著陌生的面孔心想，哼哼，我可比你們更熟悉呢，你們才新來。成為會員的過程很簡單，填個表，交個錢，拿到他們手工製作的小名片，放進口袋的時候上面寫著的何奈的名字還泛著墨光，他又給組織加入了新的血液。轉身離開的時候他反覆回憶起去年的這個時候，為甚麼沒有看到這個半夜爬山看日出的活動，他撓撓頭，注意力又馬上轉到別的事情上了。

在只有路燈的光源下，長在山邊的樹顯得異常孤獨，即使是大片大片那樣的茂密。何奈分在最後一組，走在整條隊伍的尾端，身後除了幾個自己的組員外，還有兩個社團負責人。他時不時地轉頭看著閃現幻影的樹葉，他不想錯過一點點風景。也仰起頭，企圖看到隊伍的最前端。他覺得所有人都低著頭，小心翼翼地踩著每一步階梯，簡直像是在擔心每一階的長度都不一樣似的。

後半段的隊伍十分安靜，能聽到衣服和背包摩擦的聲音，沒有人開口。何奈沒有帶 MP3 在身邊，他沒有料想到這樣的情況，大家各走各的。如果有音樂的陪伴可能會讓夜行更愜意，但是如果這樣做，就算有人想搭話都會被默認為是不想說話，便會失去了此次活動的意義。他從口袋

裡拿出MP3，轉過身，又放回書架上。

過了一個轉角，路開始平坦開闊起來，何奈身後的一個女生又走到他平行的位置。她叫妹，他們都是從上海來香港讀大學的，之前已認識，這次的活動也是一起報的。理論上，小組應該是隨機分配的，可能是為了有個伴吧，他們在報名時就提出希望能分到一個組裡，一起報的還有另外一個上海的女生。何奈當時想著能有認識的朋友一起參加這個旅遊活動才開心。後來卻又覺得，這種活動就是應該多認識些新朋友的。

他們到達集合地點的時候已經遲到十分鐘，和組員們很簡單和打了招呼之後馬上就啟程了。何奈心想這下可糟糕了，都還沒熟悉新朋友就上路，想必其他人都已經早早到達開始互相了解，自己到時候該不會被冷落吧。他望了一眼妹，或者真的只能和認識的她倆聊天了。但是這段路上，大家似乎都沒有想要說話的意思，只是很自然地往前走著。繞過短暫的山路以後，他們走上了一條盤山公路邊的人行道，坡度很緩，馬路對面是一些居民住宅。何奈緊跟著前面一個人的步伐，頭卻是始終左轉著盯著那些房屋。這些房子給他一種十分鄉村的感覺，又讓他懷疑這些小別墅是不是富豪待的地方，窗戶的燈都暗暗的，偶爾傳來幾聲狗吠。何奈心想，這樣的住所還真是安逸呢，遠離市區，隱匿於山，富豪或是農民，又有甚麼分別呢。

中間的公路安靜地泛著路燈令人昏昏欲睡的光暈，時間剛剛敲過子夜零點，一輛跑車飛馳而過。

車經過前面路口的時候突然剎住了，尾部的車燈紅得把何奈一驚，他看了一眼手錶，時間剛過零點，他已經趴在窗口半小時了。他站起身，走回書桌前，食指熟練地在收音機上一劃，把音量調到最大，隨著音樂一起倒在了床上。他被囚禁在自己的小房間，哪裡也去不了。

何奈房間的天花板上有一個大白吸頂燈和兩排嵌入的光線昏暗的筒燈，他從不打開白燈，他覺得燈光太刺眼，太蒼白。上高中以後，他常常失眠，那六個本來光線很暗的小燈一個個地壞了，只剩下一前一後兩個還亮著。何奈失眠的主要原因，不是因為甚麼生理原因，或者說，這根本不算是失眠。他主觀地抗拒睡眠，有次一凡問他，「你怎麼這麼晚還不睡覺，都兩三點了，不睏嗎？」「噢，你不覺得在晚上睡覺是很浪費時間的一件事情嗎。」何奈用很正常的語氣反問道。

一凡是何奈的鐵哥們，他倆無話不說。何奈認為，定義一個人是否真

正是最好的朋友，是當他會願意和你說起他父母的事情，比如關於吵架、離婚等等種種影響到他自己，卻又是最隱私並且理論上無法向人訴說的東西。何奈在高中的時候認識一凡，他們總覺得對方和自己很像。何奈也有些從小就認識的朋友，關係自然好，可是那種感覺總是做作，他認識一凡不到一年，才相信世界上真有投緣這回事。

何奈不睡覺的時候多數在看書或者寫東西，他只睡大床的一半，另一半上堆滿了隨身聽、一些雜誌、筆記本和筆。他會在這昏暗的燈光下寫一點東西，他覺得這是一天二十四小時中最美妙的時光。

像這樣大概走了十五分鐘，很快走到一個類似紀念碑的地方，社長突然發話說稍微休息一下，準備正式爬山了。大家才紛紛議論說這才是要開始啊，已經好累哦，汗都出來了之類的話。社長都給每個人發了一根熒光棒，要讓大家戴在手臂上，接下來的路完全是山間小徑，何奈期待已久的夜晚遠足，終於要開始了。

說起何奈為甚麼想參加這樣一次夜間遠行，其實他的目的很單純。可能其他人還想著剛開學可以通過旅行社團認識幾個有相同志趣的朋友，或是趁著學習還不繁忙的時候抓緊時間玩一下。事實上，在去年再晚一些的時候，當何奈發現了自己錯過了這樣一個夜行登山看日出的活動，便已決心第二年繼續加入社團。他只想，參加一個，在夜晚的活動。

「籲，我都出汗了，早知道不帶那麼多東西了。」妹邊說邊放下了雙肩背包，用手拉著緊貼後背的襯衣。「現在才要開始爬山呢。」何奈附和。

他們旁邊另一個同學看著笑笑，用掛在脖子上的毛巾抹了把汗，「爬山的時候要注意呼吸，鼻子吸氣嘴巴呼氣，不能張著嘴。」

何奈剛到隊伍的時候就注意到小組裡的他，身高估計有一米九吧他，因為作了簡短的介紹，何奈知道他是從內地來香港的交流生，眉清目秀。何奈正準備回答，社長發話說出發了。

踏進那條分岔的小徑，漆黑迅速湧來，幸好大家都有帶手電筒，而何奈卻沒有。他不是忘記帶，而是沒有也不想買。他認為有沒有手電筒無關緊要，也總覺得這是個多餘的東西。

「要走多久呀？」何奈問。他身後的負責人連忙說：「大概四點左右能到山頂吧，然後休息一下，就等日出了。」

「這才開始，你就想結束啦。」妹說。

「看來還挺遠的。」那個男生說道。

何奈沒有忘記初衷，他也挺想搭訕那個交換生，可是這山路只能容一個人過，所以大家已經排成了和先前一樣的一條隊伍，他身後是妹，前面是另外一個上海女生。她叫左琳，因為和妹關係不錯也一起認識了何奈，但是他們很少接觸所以不是很熟。

「你們學院最近忙嗎？」阿琳主動開口了。「嗯，還好吧，剛開學嘛，不過有很多作業其實已經可以開始做了。」何奈說。

雖然是一前一後，但是這樣的對話聲也止於兩人，大家都開始聊天起來，和著風吹過身邊樹林淅淅沙沙的聲音。何奈想，這應該就是他要的那種夜晚吧，他看著大家，自己的思緒又飄到別處。

他最近的眼神有些許呆滯，每到夜晚，當這個世界開始安靜，小區裡亮著的窗戶漸漸暗去，何奈趴在窗口，有時候也會悄悄跑進陽台，覺得整個世界都是他的。

何奈是個很壓抑的男生，他覺得沒有人懂他。他覺得自己已經長大，為甚麼還要受家長的束縛。可是何奈也只是這麼想著，他是個很乖的男生，在他應該最叛逆的時期，他卻未曾犯過一次大錯誤。還記得有一次他在晚上偷偷玩電腦被母親發現，他嚇傻了，一句話也說不出，事後的當晚一直坐在床邊想剛才的事。他沒有覺得母親不對，他確實錯了，但他也想擁有自己的一點空間，他不知道該怎麼做，他總在思考。其實母親罵完他當時就後悔了，她覺得有點過了，想去安慰又怕嚇到何奈。

何奈的很多哥們放學後都衝去網吧，他也想這樣，只是他不敢。有幾次深夜他同學打電話和他說在某條大街上散步吃夜宵，夜晚的路上真是一個人也沒有，只有路燈，安靜得可怕。他激動地恨不得長出翅膀從六樓的窗戶飛出去。他多麼想和他的同學們一起在深夜遊街，一起歡唱，拋掉中學該有的煩惱，仿佛置身一個夢境，單純地在夜晚出去玩。

可是他只能在窗前坐著。

何奈真的一次也沒有去過網吧，一次也沒有，當全班男生都去過網吧的時候，他還是沒有，同學問起來也是假裝去過，不知道為甚麼中學時候的這些事情變得特別重要，好像沒去過網吧總會被人嘲笑似的。對何奈來說，去網吧的意義早已經超出了玩遊戲上網聊天了，他也覺得這些東西沒

意思，但他就想釋放一次自己。

後來有一天，放學後他留在操場，他把書包一扔，躺在了操場中心。天色漸漸暗下，遠處同學推車交談的聲音也遠去，校園的路燈整齊地亮起，何奈享受這樣的感覺。耳邊汽車駛過的聲音變得越來越頻繁，他猛地睜眼，天色已黑，他覺察到一種未知的束縛感迫使他趕緊回家，雖然千萬個不情願，他還是騎上了自行車。

剛騎出校門口沒多久，他發現父親的車正緩緩地向學校方向，向他駛來。父親善意地問他為甚麼這麼晚，何奈不想回答。

「考試沒考好嗎？」

「不是。」

父親護送著他回到了家。他不明白為甚麼他晚回家一點點父母就要來找他，他一秒也不允許遊蕩在夜晚的城市。他回到自己房間，那兩盞燈變成他唯一的依靠。

「你看遠處那兩個光點！」

「哇好美啊！」不知道誰吼了一句，大家紛紛都向遠處看。

整個隊伍爬上了一塊平地上，中途休息。圍圈坐的時候他碰巧和這個男生坐在了一起。

「還不知道你叫甚麼名字呢。」

「噢，蘇小凡。」他用一種異常柔和的聲音回答道。

「小凡？」何奈好像是在確認他的名字一般，他既覺得這個名字有點像女生，又總覺得似曾相識。

「嗯，蘇小凡。」他再次用他那溫柔的聲音重複了一次。「哇，這名字，挺有詩意的，還姓蘇，有江南的味道。」

「呵，不過我可不是江浙的人。」

「你哪裡來的呢？」

「怎麼說呢，我在天津讀大學，家住北京，但是祖籍是山西太原人。」小凡像是盡力用最簡潔的語言解釋給何奈聽。

「嗯還挺複雜的。」還沒等何奈說完，他又插話道：「哦其實我也常常去廣州，假期的時候。」

何奈越發覺得他是個有意思的人，也覺得自己和他挺投趣，然後是何奈介紹自己。「為甚麼會想考來香港呢？」小凡看著何奈問道。

「這個問題我被問過多次，每次都不知道該怎麼回答」，何奈笑笑，「因為想去一個遠一點的地方。」何奈這麼說著，他不知道小凡有沒有聽懂。

「嗯，這裡真的挺好的。」小凡也笑笑。

「對了你怎麼會參加這個活動的？」何奈像是突然想起一個藏了很久的問題一樣。

「因為我很喜歡運動啊，又是爬山，還能認識朋友，多好呀。」小凡說「大學嘛，就是應該多參加活動的。」

「嗯。」

「你們香港好像有說大學裡一定要做的四件事？是…… 上莊、拍拖、做 part-time，還有……」

「學習。」

「嗯，我想想啊，part-time 我有做過，拍拖……也有了，上莊這個沒有，學習……嗯，呵呵！」

「嗯那很完整啊。」

「是呀，畢竟我已經是最後一年了嘛，大學裡做過很多瘋狂的事，比如裸奔啊……」

「裸奔？」

「嗯……」

「是真的裸奔嗎？」

「是啊。那天我和一幫兄弟喝完酒，大家醉醺醺的都很 high，想做點甚麼，然後他們建議說裸奔吧。然後就脫了上衣跑，跑了一段還覺得不爽，就把褲子脫了。後來大家都太興奮了，就真的脫光，沿著一條沿海的公路跑的，那時候大概也兩三點吧，太刺激了，記憶猶新。」

何奈附和了一句，其實他心裡充滿了嫉妒，為甚麼人家的生活能這麼豐富，他自己卻到大學了網吧都沒進過。他也想要這樣的大學生活。這時旁邊的組員也和小凡搭起訕來，何奈扭頭轉過去小聲和姝說。

「他好強啊。」

「哼哼，不過你不覺得他一副顯擺的樣子嘛。」妹帶著厭惡的口氣。

「啊，還好吧，我覺得他真的挺優秀的，你不喜歡這種的？」何奈開玩笑說。

「哪裡優秀啊，好的人多的是呢。」妹不屑。

何奈拿起妹手裡的電筒，對著身後的一篇樹林來回地照，機械地向左向右。「你知道最恐怖的事是甚麼嗎？」小凡突然說。「就是當你照右邊的時候甚麼也沒有搖擺回第二次照到突然右邊有個人出現了。」

「哈哈，是呢。」這時旁邊的女生都叨叨著說別講鬼故事，何奈說：「其實我也挺怕鬼的，不過現在這麼多人，就沒甚麼好怕了。」他邊說，還邊拿著電筒亂照。

又出發了，這次小凡就走在了他的前面，他們一路上聊了起來。不知道為甚麼何奈覺得小凡的聲音特別好聽，特別低沉卻是非常柔和。他轉過頭低聲問妹，「你覺得他的聲音好聽嗎？」

「有甚麼好聽的……」

「我覺得他的聲音好好聽啊，好適當主持或者播音。」

「你不會是覺得他優秀所以甚麼都羨慕了吧……」

「當然沒有，我真的覺得挺好聽的。」

何奈正過身來，繼續和小凡聊著。「你是學甚麼專業的？」何奈問。「機械工程，就是電器那些吧。」

「機械？為甚麼是這個專業？我覺得你很適合讀商科呀。」何奈甚至帶著些許崇拜的語氣。

「其實我也想讀這些，但是我爸要我讀這個。」

「嗯不過你成績好，讀甚麼都沒關係吧。」

他們繼續走著，越過一座一座小山峰，有時候走一長段水平的路，像是走在山腰上。又看見前面座座高峰，但應該都不是最終的山頂。沉默又持續了一會，何奈終於還是忍不住說：「你的聲音真好聽。」

這時他們走在一段平整的坡上，兩邊都是高高的草，只有一條小徑延伸向前面的山峰，風不斷地吹拂，天空泛著微橙的顏色。「因為我是合唱

隊的。」「喔……」何奈雖然應和著答道，可是心裡卻默默地想，為甚麼是因為呢，因為是合唱隊所以才聲音好聽嗎，他反覆想著這個問題，總覺得怪怪的。

「我是校合唱團的團長，一直會帶著整個團世界巡演。」

「真厲害啊！」

「其實說實話當學校的第一沒甚麼，做合唱團團長更厲害。」

「這麼說你還是學校的第一？」

「嗯。」

小凡還繼續說著他的一些光榮事跡，何奈在他間隙的時候打斷說道「你的聲音真的很好聽啊。」這確實是何奈發自內心的想法。

「看吧，」這時妹湊前來對著何奈說，「他這麼炫耀了。」

「嗯……」何奈有點迷糊，「可是他確實也挺厲害的，不然也不敢這麼說吧。」

在後來的對話裡，何奈還了解到他父親是個高官，暑假剛在英國石油公司實習完，會打籃球，彈鋼琴，他成績又是全校第一，還是個合唱團團長，人高高大大又長得帥，簡直是完美了。還有這麼好聽的一個名字，蘇小凡這個名字真的讓他覺得似曾相識。

何奈確信自己有心理疾病。誰也不知道，他的媽媽也不知道，一凡也不知道，他想去找個心理醫生，但是他不想公開他自己給任何一個人，所以最難受的時候常常自救。他覺得自己特別慘，活了那麼大，所有的軌跡都按照母親的安排一點點來。沒有在高中裡嘗試躲避煩人的班主任和家長來談一場驚險刺激的初戀；沒有在期中考試的時候幫兄弟在廁所留下暗號作弊；沒有逃過最討厭的女老師的課。在別人眼裡，何奈是個再正常不過的小孩，成績好，品德也好，最起碼是在老師和家長眼裡。可是他自己卻非常討厭這樣的自己，在這樣一個時代，他覺得自己是最不正常的一個。

他認識一凡以後，兩個人常常討論為甚麼現實中的世界和他們想像的那麼不一樣，難道真的是他們才是怪胎？還是整個世界都瘋了。很久一段時間，何奈只想在晚上出去一次，他想看看這個世界沉寂以後的樣子，空氣裡的塵埃有沒有落定，街邊的路燈有沒有他在房間裡看出去的那麼寂

寞。他開始一個人在房間裡煩躁，他不停地轉筆，調收音機頻率，抖腳，重複地做著一些簡單的動作。這個世界都是浮誇，他想如果去死，這些煩惱就不會再有了，也後悔那麼多事情了，不會受到別人的束縛，他說不定本來就不該來這個世界，他所有的一切都沒甚麼好留戀。他也不想看到未來的自己。

何奈像往常一樣，踮起腳尖走進陽台，那天晚上的月光特別亮，他對月亮說了句晚安，就跳了下去。

「這裡的路好恐怖哦，如果掉下去怎麼辦啊……」妹邊摀住胸口往前走著感嘆，眼睛還盯著山坡下面。

「怎麼可能啊。」何奈也往邊上看了一眼，這裡的山雖說不是那些直峭的山崖，坡度也十分的大，除了這一條像是人踏出來的小徑以外，周圍全是草。從這個點看下去有一個露天停車場，雖然他們所處的位置應該很高，但是望向周圍卻不覺恐怖。

「哇，你看！」妹邊說邊拍了拍何奈的肩，順手勢往前方指去。前面的路開始蜿蜒，因為現在這段的路程左手邊是斜坡，右手邊是另一個山峰，他們的位置好像是在某座大山的山腰上，何奈和妹他們在隊伍的尾端，看到一條熒光的項鍊繞在大山上。那感覺，就像和坐在火車的尾端，然後在轉彎的時候能看到火車頭一樣美妙。

「終於看到隊伍的頭了……」何奈像是完成了一個任務似地說出這句話。

何奈跳了下去，他沒有死。再次醒來的時候，他記不起身邊的每一個人。

四點二十三分，他們到達了山頂。社長說可以躺在草坪上睡一會，快日出的時候會叫醒大家。山頂的風很大，大家都拿出了外套。何奈看了眼周圍，天空還完全沒有亮的意思，有一邊泛著橙色的城市光。有的人像是累垮了抓緊時間閉上眼睡了，還有一大幫女生拿出相機開始自拍。何奈坐在草地上，身邊的妹和小凡都蒙起頭休息了，左琳和另外小組的同學在另一塊地方玩遊戲。他看著太陽會升起的那個位置，依稀能辨認出海和天的分界線。風吹亂了他的頭髮。這時候的他在想，這就是青春麼，生命中有些甚麼值得我們去珍惜，一生中能有幾樣珍貴的東西，還剩下甚麼我們必須留戀，有多少青春可以揮霍，有些東西明明是一輩子的，為甚麼要讓殘

酷的歲月奪去。過去的日子就這樣過去了，那麼以後呢，如果生命可以重來一次，我還會選擇這麼走麼。

何奈一直想填補生命中的那段空缺，他一路走一路在找，他想知道陌生又熟悉的地方他以前是否來過，曾經的自己擁有怎樣的追求，他是不是還是像現在的自己一樣謙卑又沉穩呢。有很久一段時間，他企圖重拾以前的自己，卻發現，生命居然是那麼真實，過去沒有的那段空白再也填補不了了，沒有便是沒有，他甚麼也做不了但是，他真切感受到生命中所有實實在在的美好，即使是那些討厭的，不惹人喜愛的，何奈也會欣然接受，並覺得他們有時候很可愛。

想太多的時候他就想休息一下，他躺了下來，這時的天空，心塵也已黯淡，雲也被吹散。他甚至都已經想好，這次活動結束以後要寫一篇怎樣的日誌，想要說即使身處各地，我們還是生活在一個同樣的星球。想要說，雖然我們常常通過月亮來寄託情感，而其實太陽也一樣。我們會爬一夜的山，到達山頂時，會看到太陽從海平面切入的那一瞬間。

他閉上眼，想做一個關於他以前的夢。然而，天只是不知不覺地亮了，他們沒有看到日出。

回去的路上，沒有一個人覺得掃興，他們的眼睛里布滿血絲在車上說說笑笑，他們也疲憊地把頭擱在座位上。何奈靠著車窗，看著坐在身邊的朋友們隨著車的震盪搖擺，每個人認真的表情。